

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解析

冀 开 运

内容提要 伊朗的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属于多民族居住的边疆省份,真主军在此地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凸现出其民族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信仰逊尼派的俾路支人(Baloch people)作为历史上被征服的民族缺乏对伊朗国家的强烈认同和忠诚,而伊朗当局文化、民族和宗教政策的失误导致俾路支人怨声载道。伊朗俾路支人属于典型的跨界民族,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交织在一起,与贫困形成恶性循环,制约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邻近三国边界,使其容易受到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形成互动局面。在目前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中,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但不会走向独立建国的道路。

关键词 伊朗 俾路支斯坦 民族问题

伊朗是由 31 个省组成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其中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属于多民族居住的东南边疆省份,居住在这里的俾路支人属于典型的跨界民族,居住地跨越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边界。这里三个民族共居,俾路支人主要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波斯人和锡斯塔尼人主要是伊斯兰教什叶派。该省面积 181785 平方公里,占伊朗国土面积的 11.5%,拥有 250 万居民,占伊朗总人口的 4%。^① 相对于全国多数民族波斯人和多数教派伊斯兰教什叶派而言,俾路支人属于伊朗的少数民族,处于弱势宗教和弱势民族的地位,具有弱势民族的诉求和愿望。本文重点探讨伊朗东南跨界民族问题,以及民族问题与恐怖活动的互动关系,并就伊朗的跨界少数民族政策提出思考建议。^②

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的表现——真主军的恐怖活动

伊朗的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和教派问题交织在一起,伊朗中央政府也往往从宗教角度来处理民族问题,因此民族问题总是以宗教问题表现出来,宗教诉求往往更具号召力,常常掩盖和混淆了民族诉求,宗教权益往往超越民族权益,就连恐怖组织的名称也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并以此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伊朗俾路支斯坦最有实力的恐怖武装组织是真主军,其含义是“为主主的事业而战斗的团队”。其领袖是阿卜杜拉马立克·利基(Abdolmalek Rigi),生于 1980 年,部落出身,曾在巴基斯坦的经学院接受教育,与阿富汗学生中的伊斯兰武装分子接触频繁。真主军号称拥有 2000 名武装分子,从 2003 年起经常袭击伊朗士兵、军官和本地政府官员。2009 年 5 月 28

^①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俾路支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西方世界最权威的著作是额桑·雅沙特尔主编的《伊朗百科全书》,其对俾路支人的研究最系统。详见 Ehsan Yarshater, *Encyclopaedia Iranic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8, pp. 599–645。另外,在 2009 年《中东报告》杂志中有一篇论文涉及到伊朗俾路支人。科塔姆·理查德在《伊朗民族主义》中研究了伊朗国族的形成历史,也涉及到伊朗中央政府与伊朗国内各个民族和部落的关系,但没有研究俾路支人的问题,本书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对本文有极大的借鉴作用。详见 Richard W. Cottam, *Nationalism in Ira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4。

^② Ali M. Ansari, *Modern Iran since 1921*, Longman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 16.

日,扎黑丹(Zahedan)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25名前来参加悼念先知女儿归真的穆斯林遇害,125人受伤。真主军发言人在沙特阿拉伯电视上声称对此事负责。伊朗政府指责美国暗中支持和资助恐怖活动,其目的是在伊朗总统大选临近之际制造混乱。这些恐怖袭击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高度关注,真主军遂声名远扬。

真主军最近易名为“伊朗人民抵抗运动”(the People's Resistance Movement of Iran),利基的部属现在称他为埃米尔·阿卜杜拉马立克·俾路支。通过这些包装,利基企图把自己和自己的组织塑造成伊朗俾路支人民的合法代言人。在他的官方博客上,利基公开威胁那些与伊斯兰共和国合作的人,不管其属于什叶派还是逊尼派。

由于实力悬殊,真主军的恐怖活动受到伊朗政府的严厉打击,在目前全球反恐的背景下,根本没有能力和机会实现分离主义的目的,他们就实行战略退却,改变策略,声称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伊斯兰共和国把俾路支人当作真正完全的公民对待,他们应该享有与占伊朗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同等的权利。该运动的目标是要求在伊朗国家范围内实现自治,强调俾路支语言的教育权,与其他民族权利平等。^①真主军出于战略和策略上的考虑,强调宗教认同,反对民族认同。在频繁的媒体会见中,利基把运动的目的定位为捍卫逊尼派的权益。2008年10月24日,他在阿拉伯卫星电视上露面,声称他为伊朗所有的逊尼派权益战斗,包括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俾路支人。^②面对这样的言论和暴力事件,伊朗政府加强了该省的军事力量,并指责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暗中支持真主军,挑拨伊朗国内宗派冲突,从中渔利。真主军的恐怖活动只是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的极端表现形式,其深刻原因在于伊朗东南边疆地区的国际因素、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

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的国际背景分析

首先,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属于典型的跨界民族问题。自从英国1870年划分了俾路支斯坦的三国边界后,外部势力总是利用伊朗俾路支斯坦的民族矛盾为自己服务。^③同根同源的巴基斯坦俾路支人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明确谋求独立,从而刺激起伊朗俾路支人的民族情绪,对此德黑兰政权忧心忡忡。特别是巴基斯坦俾路支解放军主张建立大俾路支斯坦国,其旗帜上有3颗星,分别象征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的俾路支人。过去,伊朗和巴基斯坦互相指责又互相利用,都担心对方在自己的国土上挑拨离间,伊朗在20世纪70年代曾派直升机帮助巴基斯坦军方镇压俾路支人的起义。^④

其次,伊朗在中东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中东的国际格局也影响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20世纪50—80年代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和埃及总统纳赛尔支持伊朗的俾路支人。^⑤当伊朗国王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反对复兴党政权时,巴格达政权针锋相对,报复伊朗,支持伊朗的俾路支部落叛乱。伊拉克全力支持俾路支斯坦的民族分离运动是为了牵制伊朗,1975年伊朗和伊拉克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伊拉克此后减少了对俾路支斯坦的支持,但仍继续保持联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两伊战争随之打响,伊拉克高层支持俾路支自治运动和分离主义组织从伊朗东部边疆骚扰伊朗。俾路支分离主义者在迪拜建立情报机构,派遣间谍进入伊朗支持俾路支分裂势力。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后,伊朗特别警惕美国巴基斯坦互相勾结,打俾路支斯坦

① Chris Zambelis, "Violence and Rebellion in Iranian Balochistan", *Terrorism Monitor*, vol. 4, is. 13, 2006.

② Kaveh Bayat, "The Ethnic Question in Iran", *Middle East Report* 237, Winter 2005, p. 42.

③ Ehsan Yarshater, *Encyclopaedia Iranica*, p. 599.

④ Miron Rezun, *Iran at the Crossroads*, Westview Press, 1990, p. 73.

⑤ *History of Iranian Balochistan*, <http://en.wikipedia.org/wiki>.

牌。伊朗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在建设中亚油气外运的港口时,双方的怀疑加深了。两国指控真主军与基地组织合作,但真主军总是予以否认。国际因素加剧了伊朗俾路支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根源探析

(一) 俾路支人缺乏对伊朗国家的强烈认同和忠诚

伊朗的国家认同主要靠共同的历史意识、共同的文化意识、共同的宗教意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祖先来打造,但伊朗的地理阻隔和气候的严酷不利于培育国家意识。^① 地处伊朗东南的俾路支斯坦山势险峻、沙漠广袤,历史上曾经是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之一,伊朗考古学家近年发掘的“焚毁之城”就位于该省首府扎黑丹附近,距今有4000年的历史。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赛琉古王朝、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该地就归入伊朗版图。^②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俾路支斯坦,导致该地发生深刻的社会、宗教、经济和政治变迁。大约与此同时,俾路支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阿拉伯统治者帮助俾路支人发展自己的半独立的部落制度。大约到15世纪,米尔·查卡尔·汗(Mir Chakar Khan Rind)首次建立了俾路支王国,该王国从克尔曼西部延伸到巴基斯坦信德省西部,从呼罗珊北部、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伸展到伊朗的阿巴斯港之南,最远到达卡拉奇。^③ 但是该王国很快因为30年的内战土崩瓦解,人民死伤无数。到17世纪,卡拉特的诸汗控制着俾路支斯坦。出于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宗教原因,俾路支人与伊朗中央王朝长期对立。1849年,伊朗军队击败了俾路支人,攻占了巴姆普尔(Bampur)。随后俾路支民族主义转入低潮。1870年英国和伊朗把俾路支斯坦分而治之。19世纪,西俾路支斯坦叛乱频繁,一直反抗伊朗中央政府,例如,1873年的贾斯克(Jask)叛乱和1888年的萨尔哈德(Sarhad)叛乱。19世纪末,俾路支地区叛乱被英国和伊朗的联合力量所镇压。随后伊朗国势衰弱,英国自顾不暇,西俾路支斯坦本地人乘机控制了政权。到20世纪,巴赫拉姆·汗(Bahram)继续控制俾路支。1916年大英帝国承认他是俾路支斯坦的国王,1920年米尔·道斯特·穆罕穆德(Mir Dost Muhammad Khan Baluch)继承其叔父的王位。但在1928年,羽毛丰满的伊朗国王礼萨·汗在英国的协助下派遣军队进入俾路支斯坦,米尔·道斯特国王被俘,他企图逃跑,被抓住后处以绞刑。^④ 俾路支斯坦的民族主义者从此对英国和伊朗怀恨在心。伊朗中央政府企图泯灭俾路支的民族意识,禁止用俾路支语出版图书,学校只能用波斯语教学,在学校和正式场合不允许穿俾路支民族服装。^⑤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后,该省与伊朗中央政府的联系比以前紧密,但由于地域辽阔,沙漠阻隔,交通不便,仍然是一个偏远落后与世隔离的省份,中央政府的行政与经济势力鞭长莫及。在当代以前,伊朗的俾路支斯坦与历史上的印度、后来的巴基斯坦存在强大的贸易和旅游联系,相反与西边伊朗主流社会联系较少。这些因素导致俾路支人缺乏对伊朗的国家认同和忠诚。

(二) 宗教民族文化政策的失误

不管外界的干涉发展到多大程度,伊朗逊尼派俾路支人武装叛乱的根源主要在于内部。从历史上看,俾路支动乱的原因与其说是民族原因,不如说是宗教原因。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俾路支斯坦的逊尼派阿訇宗教热情高涨,积极参与政治。他们坚决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早期草案,里面包含的条款规定只有什叶派穆斯林可以竞选总统。在强化逊尼派阿訇政治作用的同时,伊朗革命政府不承认部落酋长是俾路支人的代表。一些部落酋长出逃流亡,逊尼派阿訇填补了权力

① Richard W. Cottam, *Nationalism in Iran*, pp. 23-32.

② Alidad Mafinezam and Aria Mehrabim, *Iran and its Place among Nations*, Praeger, 2008, p. 5.

③ ④ ⑤ Ehsan Yarshater, *Encyclopaedia Iranica*, p. 609, 619, 620.

真空。部分学生和精英分子具有左派和自由派思想,但在宗教信仰虔诚的大众之中没有多大市场。

俾路支人合法争取权益的渠道是畅通的。他们通过积极参加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活动谋求自己的民族利益。在地方议会和国家议会的选举中俾路支人踊跃投票,总想把本民族的代表选进议会。候选人之间也积极争取本民族的选票。在总统选举中可强烈感觉到民族因素的作用,特别是穆罕默德·哈塔米在1997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参加投票的人数高于其他省份,可能是因为哈塔米承诺不管其信仰和民族身份,公民权利平等。在2005年总统选举中,改革派总统候选人莫斯塔法·莫因承诺纠正民族冤情,任命逊尼派人士入阁。他在本省得票率最高。在874353张选票中,有479125张选票投向莫因,艾哈迈迪·内贾德仅得到47070张选票。^①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偏执狭隘的政策推动了逊尼派激进主义的形成,他们很大程度上怀疑伊斯兰共和国的基本制度。最明显的就是拆除逊尼派的圣地。1993年,国家命令拆毁位于马什哈德的谢赫·菲兹清真寺,其借口是这个清真寺阻挡了市政发展项目。该清真寺是伊朗和阿富汗逊尼派阿訇加强联络的中心。2007年9月,国家拆除了位于阿兹马巴德(Azimabad)的阿布·哈乃菲清真寺(Abu Hanifa),这是呼罗珊省第二大的逊尼派宗教学院,据说是因为该经学院缺乏资质证明。逊尼派信众的宗教学习因此被打断。管理经学院的阿訇并不否认存在资质证明问题,但指出阿布·哈乃菲清真寺作为扎黑丹达尔·乌卢马(Dar ul-Ulum)经学院的分校已经运行了17年,官方在漫长的时间里一声不吭。逊尼派议员致信内贾德总统要求调查此事。逊尼派阿訇和其他反对派人士批评政府的行为。但是没有政府一个解释,甚至没有一个道歉。真主军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利基指责逊尼派阿訇在面对政府的镇压及处决逊尼派和俾路支人士时保持沉默,这助长了政府的胆大妄为。

伊朗关闭了本国的逊尼派宗教教育机构,迫使很多逊尼派人士到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经学院寻找安身之处。在那里他们受到时局影响,其政治观点比国内更加激进。

伊朗的文化政策也不尽如人意。例如,2003年,国家开办了一家地区电视台,以该省锡斯坦的一条河流名字将这家电视台命名为哈摩(Hamoun)。因为锡斯坦仅占该省面积的8%,俾路支人从中感到细微的差异,即在这个省的政治版图上明显轻视他们的存在。随后“侮辱”和“伤害”进一步加深,该电台没有用俾路支语广播,仅仅播送什叶派召唤礼拜的声音,不报道逊尼派举行宗教仪式和星期五聚礼的新闻。电台评论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俾路支斯坦属于锡斯坦,电台经常报道什叶派哀悼伊玛目的过程,并鼓励逊尼派皈依什叶派。俾路支人与这家电台渐行渐远,他们冷嘲热讽,把这家电视台称为扎博勒(Zabol,扎博勒是锡斯坦最大城市的名称)。^②这些事情加深了俾路支人在民族和宗教上受歧视的感受,因为地方权力掌握在什叶派的手中,俾路支人中的什叶派当官和升迁的机会也多于逊尼派俾路支人。

(三) 毒品走私与贫困互动,社会形态落后,国家管理无法取代部落管理

贫困的经济和落后的社会形态是诱发民族问题的深厚根源,是产生恐怖活动的肥沃土壤。伊朗俾路支斯坦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有着漫长的边界线,该地因此成为国际毒品贸易的通道。毒品走私问题引发恶性循环,经济更加萧条,贫困与毒品交易互相推动。由于国家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福利,这里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致使失业严重,饮用水源缺乏、基础设施落后。因为该省是走私和滥用毒品的据点,导致该省与国家其他地方进一步隔离。该省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独特,考古遗址多样,但国内外的游客来者寥寥无几。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③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接受教育的年限、人均产值在伊朗31个省中都很低。

^{①②③} Sonia Ghaffri, "Baluchistan's Rising Militancy", *Middle East Report* 250, Spring 2009, p. 42, 43, 42.

本地的居民保持着部落风俗习惯,社会分为权贵、牧民、农民和奴隶4个阶层。^①由部落长老和逊尼派阿訇组成的部落理事会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理事会替俾路支人伸张正义解决冤屈,还反对国家干预部落内部事务,维护传统权威,抵制社会变革。本地社会管理落后,国家权力难以深入社会底层。这里很多人缺乏相关的证明文件,包括至关重要的出生证明,这个证明对于入学、治病、获得国家贴息贷款等公共服务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原因复杂。追溯到上一世纪30年代,礼萨国王命令妇女摘去面纱,游牧部落必须定居。^②为了逃避迫害和镇压,一些俾路支部落迁移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当礼萨国王退位后,他们返回伊朗,但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伊朗国籍,因此不能获得国家的相关证件。另外一个原因是伊朗妇女和阿富汗男人结婚。根据伊朗法律这类婚姻所生的孩子不属于伊朗国民。这样,官方人口统计数据少于本地实际人口,当然该省就不能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资源支持。

当地俾路支人根据传统结婚和离婚,并不在国家的法律机构进行合法登记。虽然伊斯兰社会允许这种形式的结婚和离婚,但国家不予认可,没有合法登记的婚姻,夫妇所生的孩子不能获得完全的伊朗公民权。伊朗司法部妇女权益保护司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在扎黑丹的考日区没有一个婚姻是合法登记的。结婚时没有合法登记,婚后所生的孩子就拿不到国家身份证,即使他们的父母有合法证件。他们的教育在小学阶段就终结,因为以后接受教育就需要证件证明他们的国籍。在传统社会重压下的俾路支妇女地位低下,生存艰难。根据当地的社会传统,任何时候,男人想离婚的话,可以口头宣判后就遗弃妻子。这样妇女就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和继承权,甚至不能从政府的慈善机构领取救济款。近年来俾路支斯坦女大学生的数量在上升,当地妇女不甘心成为压抑文化的被动牺牲者。但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悄然上升让妇女地位的上升更加复杂化,像塔利班这样的激进分子以捍卫妇女的声誉为借口为自己的军事活动寻找理由。利基在自己的公报中说,真主军的军事进攻是为了报复国家机构的人员对俾路支女人的侮辱。^③

由此可见,部落传统和部落权力的顽强存在导致人们依附于部落,忠诚于部落,整个社会显得支离破碎,互相隔离。最后引发部落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国家管理难于深入基层,国家管理无法取代部落管理,部落成员和广大女性无法感受到国家的平等关心和保护,人们无法养成平等的公民精神和强大的国家认同,这构成了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

结 论

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由于伊朗在历史上基本上是一个君主独裁的帝国,对弱小民族的征服与控制是帝国的基本属性,现在的伊朗继承了历史上留下的民族差异和民族矛盾,俾路支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矛盾,伊朗中央政府在本省的影响力不大,其权威性尚未建立。在现实中,伊朗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政策失误,使俾路支人备受歧视和侮辱,他们感受不到国家的关心和爱护,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待遇,加剧了对国家的离心力。毒品走私诱发社会犯罪和动荡,与贫困互相推动,当地因此缺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落后的部落制度和跨国难民的混乱移民纠结在一起,使当地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极为薄弱,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严重受损,动荡的政治局面和落后的社会形态恶性循环,为真主军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伊朗俾路支斯坦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紧迫性、复杂性、长期性和国际

① Ehsan Yarshater, *Encyclopaedia Iranica*, p. 622.

② Stephanie Cron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ra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93-213.

③ Sonia Ghaffri, "Baluchistan's Rising Militancy", *Middle East Report* 250, Spring 2009, p. 43.

性的特点。

为解决俾路支问题,伊朗政府先后推行了一系列综合性政策。首先加强中央政府对该省的管理与支持力度。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多次巡视这里,就地解决问题。拉夫桑贾尼积极从邻国阿富汗争取水资源,改善这里的生存条件和农业生产。其次,加强治安力量,对恐怖分子和贩毒集团坚决镇压。伊朗加强了所有的边界防卫,在俾路支斯坦边境地区深挖壕沟、修建高墙、安装红外线检测仪、铺设带有蒺藜的铁丝网、加派巡逻。第三,大力发展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当地文化水平和就业水平,逐步构建国家认同。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改善这里民生状况,构建公民社会。本地的妇女可以通过公民社会的机构寻求法律、经济和教育资源。2006年,伊朗国家青年组织的地方领导人宣布在该省有90个非政府组织。他们通常参与慈善救济和宗教活动,支持中央政府,在提升经济、卫生和教育水平,以及在提高妇女权益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以促进这里公民社会的发育。^①但该省自然条件恶劣、历史积怨深厚、社会落后、教派歧视与民族歧视交织在一起,解决民族矛盾举步维艰。

由于伊朗中央政府的强大和国际社会,特别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合作,也由于俾路支人部落林立、居住分散、落后贫困,难于形成一支与伊朗中央政府对抗的强大力量,所以伊朗俾路支人无法走向独立建国的道路,甚至连内部自治也困难重重。总而言之,伊朗俾路支民族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激化,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呈现出低烈度和长期性的特点。

伊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对民族宗教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今后,伊朗政府应继续从历史和文化心理上发展和培育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同时保护、尊敬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深刻研究和把握两者之间的互相矛盾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珠联璧合的关系;其次,伊朗中央政府和社会应该坚定不移地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对少数民族的进行扶持,让少数民族感到国家的关心和保护,增强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第三,伊朗应深入研究和利用跨界民族的优势,避免跨界民族的弊端,通过良好的国际关系促进和谐的民族关系。第四,伊朗应继续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柔性方式从底层和细节入手铲除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滋生的土壤。

Abstract The activeness of the Jundallah (soldiers of God) in Sistan and Baluchestan Province in Iran has revealed Baluch problems in Iran in multiple folds, such as drug trafficking, illegal immigration, poverty and segregation of the tribal society, trans-border ethnicity, lacking of national loyalty,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separatism. Cultural, ethnical and religious mistakes made by State stimulate complaints among local people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pres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Baluch problems in Iran will remain unsolved for a long time, but Baluchistan has no chance to be independent.

(冀开运 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民族学院伊朗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责任编辑:罗 薇)

^① Sonia Ghaffri, "Baluchistan's Rising Militancy", *Middle East Report* 250, Spring 2009, p. 43.